

列傳卷二十八之三十五

卷二十八

蒙恬

卷二十九

張耳

卷三十

魏豹

卷三十一

蘇布

卷三十二

淮陰侯

卷三十三

韓王信

卷三十四

田榮

卷三十五

樊噲

夏侯嬰

陳彭越

田橫

鄒魯

彭越

陳彭

史記

卷八十八

之九十五

史記卷八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言工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勅重校刊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承德郎司業仍加奉一級臣黃錦等奉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騫自齊事秦昭王官至

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騫為秦將伐韓取成臯滎陽作

置三川郡二年蒙騫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騫

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騫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



皇七年蒙鰲卒鰲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

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

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

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

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

衆北逐戎狄收河南正義曰謂靈勝等州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

塞起臨洮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正義曰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築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

海之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

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

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

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

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

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為宦者索隱曰劉氏

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其母被

刑僂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

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

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

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

道九原正義曰九原郡今勝州連谷縣是直抵甘泉正義曰宮在雍州乃使蒙

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澗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

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邪道病使
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祕之羣臣莫知是
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
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爲已也因有賊
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爲太子太子
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
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
爲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卽欲釋蒙恬趙高
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爲胡亥忠計
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

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

索隱

曰愈一作俞俞卽踰也音史謂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

以臣愚意不若誅之

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

正義曰今代州也因禱山川至代而繫之

前已囚蒙

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爲二世皇帝而趙高
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口臣
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荆
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
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
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
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誅

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
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

官乘傳之代索隱曰曲姓官名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

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

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

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索隱曰蒙毅言已少事

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

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

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

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

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

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

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

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

不明以是籍於諸侯索隱曰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

非也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

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

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

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

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

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親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索隱曰參謂三卿伍卽五大夫欲參伍更議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徐庶曰作辭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

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亡

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

索隱曰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

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也

察於參伍上

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漣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

城亭障澗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夷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疆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與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

蒙氏秦將

內史忠賢

長城首築

萬里安邊

道高燭制

扶蘇死焉

絕地何罪

勞人是憇

呼天欲訴

三代良然

史記卷八十八終

史記卷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勅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伴楚漢位將齊韓俱懷從

張耳者大梁人也 索隱曰臣瓚云今其少時及魏公子

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 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名

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外黃富人女甚美

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如淳曰父客素知張耳乃

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時故賓客父客素知張耳乃

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

耳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為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

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黃令名由此

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

漢昌○索隱曰地理志屬中山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

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

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

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

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

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兩人相對

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徐廣曰一作攝使受

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

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

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索隱曰案門下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

令里中詐更別求也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

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

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八十九 列傳 二

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

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

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

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

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

索隱曰案酈食其地與黎陽對岸至諸縣說其豪桀曰

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

有五嶺之戍

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名在交趾界中也○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

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穀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

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

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鬪各報其
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
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
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
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
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
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
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漢書
曰范陽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
令徐公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

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

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徐廣曰傳音蔽李奇

皆爲傳曰東方人以物挿地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

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
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
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
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
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
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
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

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
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
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
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
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卽喜矣
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
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
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
入關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又聞諸將爲陳
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

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鄆至陳而王非必立
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

曰介音戛瓚曰方今云介特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

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卽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
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
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
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
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
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
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

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
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
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
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
張廩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徐廣曰趙九月也
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聞出爲燕軍所得
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
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廝
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新爲廝炊烹爲養晉灼曰
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
作舍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

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
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
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
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
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
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
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
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
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
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

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為

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以定常山還報趙王

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索隱曰地理志屬常山秦兵塞井陘未能

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遣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有漏世君臣相疑

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

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

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

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

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

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

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

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

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

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索隱曰案羈旅勢弱難以

立功也獨有立六國趙王之後可以成功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烏轄反駟案張晏曰趙

之苗立為趙王居信都徐廣曰後項羽改曰襄國李良進兵擊陳餘

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

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

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

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

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
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騫陳澤
正義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
音釋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
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正義曰十中陳餘
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
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騫
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
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騫陳澤先嘗
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

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

章邯通道三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

日三年十月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

虜王離涉問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

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

不肯救趙及問張騫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騫陳澤以

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

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

豈以臣為重去將哉索隱曰案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

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厠客有說張耳曰臣

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
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
張耳不讓正義曰言陳餘如廁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遂趨出張耳遂收其
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
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
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
隱曰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人多為之言
故也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為人所稱譽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
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
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索隱曰地理志

屬勃海○正義曰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

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

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

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正義曰上說音悅下音武銳反項羽

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

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

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

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

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索隱曰

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漢王之入關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公一名德

萬曆二十六年刊

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

徐廣曰二年十月也

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

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陘

徐廣曰三年十月

斬陳餘泚水上

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

友○索隱曰蘇林音祇晉灼音邸今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為得郭景純註出海經云泚水出常山中丘縣○正義

曰在趙州贊皇縣界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

徐廣曰四年十一月

漢五年張耳薨諡為景王子敖

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

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裼蔽自上食

徐廣曰裼者臂捍也

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

午等年六十餘

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

故張

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

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

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

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

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

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

殺之何乃洿王為乎索隱曰漢書作汗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

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索隱

曰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為變也○正義曰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即高祖宿處要

之置韋昭曰為供置也○索隱曰文穎云置人於厠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鑿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

按云置厠者置人於複壁中謂之置厠厠者隱側之處因以為言也亦音側上過欲宿心動

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

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

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

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

乃轆車膠致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里送致京師也與王詣長

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

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從來貫高

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

徐廣曰丁劣反○索隱曰案撥亦刺也漢書作刺身無

葬張晏云葬灼也說文云燒也應邵云以鐵刺之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

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

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瓚曰以私中

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瓚曰以私中

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瓚曰以私中

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瓚曰以私中

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瓚曰以私中

大夫泄公曰

正義曰世姓也史有泄私

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

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復與前

徐廣曰籛音鞭駟案韋昭曰輿如今輿牀人輿以行。索隱曰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注云羊筍音峻筍者竹籛一名編齊魯已北名為筍郭璞二蒼注云籛舉土器仰視曰泄公邪

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

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

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

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

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

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

足下故赦足一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

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

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

仰絕肮遂死韋昭曰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

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

配也易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尚為配恐非其義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

從張王人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

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

關中記曰張敖冢在安陵東○正義曰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又

張耳墓在咸陽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

為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為

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地陽鄉也侈為信都侯

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

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

張敖諡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

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

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索隱曰葛洪要用字宛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諾者何也

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

誠後相倍之矣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

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

張耳陳餘 天下豪俊 忘年羈旅

勿頸相信 耳圍鉅鹿 餘兵不進

張既望深 陳乃去印 勢利傾奪

隙末成豐

史記卷八十九終

史記卷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

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秦滅魏遷後也晉於云寧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

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正義王咎往從之陳王使魏

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

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
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
迎魏各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各為魏王徐廣曰元年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正義曰故越在
二里本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
漢縣巴將兵隨市救魏索隱曰案項它楚將田巴章邯遂擊
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各為其民約降約定各自燒殺
魏豹亡走楚徐廣曰二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
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
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

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

正義曰臨晉在今晉州為西魏王漢王還

定三秦渡臨晉

正義曰臨晉在同州朝邑縣界

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

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

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

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

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

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

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徐廣曰二年九月也傳詣滎陽

以豹國為郡高祖本紀曰置三郡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

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

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為昌國有梁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

縣東北三十里

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

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

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

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

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

索隱曰旦日謂明旦日之朝日出時也

旦日

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

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

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

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

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

正義曰碭

唐郎反宋州碭山縣

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

其眾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

眾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

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

正義曰蕭

縣今楚縣令稱公角名

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

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

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

魏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

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

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曰滑州河上漢王三

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

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城攻下睢陽外黃十七

城正義曰睢陽宋州宋城也外黃在汴州雍丘縣東也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

皐正義曰河南府汜水界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後為楚正義為于

偽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正義曰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是漢五年秋

項王之南走陽夏正義曰夏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彭越復下昌邑旁

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

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

楚為項籍所敗固陵正義曰固陵名在陳州宛丘南三十里乃謂留侯

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

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

故拜彭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

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

彭相國正義曰從宋州已北至鄆州以西曹濮汴滑並與彭越從陳以東傅海正義

曰從陳潁州北以東亳泗徐淮北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故齊舊地與齊

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

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

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

垓下正義曰在亳州也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

王都定陶

正義
曹州

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

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

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

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

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

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采

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

張晏曰已
輒勸越反

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瓊曰扈
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

請論如法上赦

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

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瓊曰今
漢嘉是也○索隱曰蘇林云縣

名今為臨邛
贊說為是

西至鄭

索隱曰地理志鄭屬
京兆○正義曰華州

逢呂后從長

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

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

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

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闕奏

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

喋血乘勝日有聞矣

徐廣曰一作啜韓傳亦有喋血語
也○索隱曰音喋喋猶踐也兼敵

踐血而行孝文紀
喋血京師是也

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

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

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

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

魏咎兄弟

因時而王

豹後屬楚

其國遂亡

仲起昌邑

歸漢外黃

往來聲援

再續軍糧

徵兵不往

蒞醢何傷

史記卷九十終

史記卷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漢太史公

命龍門

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

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湯道賓等奉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

索隱曰地理志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為六安也布本姓英英

國名也咎繇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

雜字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正義曰故六城在壽

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即 此城又春秋傳云與蓼咎繇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 改為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 蓼也

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徐廣曰幾一作豈

謂幾近也○索隱曰臣瓚音機楚漢春秋作豈是乎人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音所而者語辭也義亦通

有聞者共俳笑之

索隱曰謂衆共以俳優輩笑之

布已論輸麗山

正義曰言

布論決受黥竟麗山作

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

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羣盜

索隱曰曹輩也

偶類也謂徒之輩類

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

數千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

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

東會稽

正義曰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闔閭城中

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

為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

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

薛

正義曰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

聞陳王之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

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

正義曰南郡當陽縣也

項梁敗死定陶

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

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末將

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

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

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

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

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

兵西至新安

正義曰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滎池縣東二十二里

又使布等夜擊

坑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

間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

索隱曰案漢書作楚

軍前簿簿者鹵簿

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

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

沙廼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

追殺之郴縣

正義曰上丑蔡反今彬州有義帝冢及祠

漢二年齊王田榮畔

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

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

怨布數使使者謂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

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

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

正義曰今宋州虞城也

謂左右曰

索隱曰案謂隨何

如彼等者無足與計

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

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

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廼與二十人俱使淮南

至因太宰主之

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曰主舍也。索隱曰太宰掌膳食之官

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

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

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

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
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
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
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疆可以託國
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
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廼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
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
齊也大王宜騷音掃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
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
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六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

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爲弱也
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

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疆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

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索隱曰徼謂邊境亭

鄣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

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廼得羽地○索隱曰案服虔曰梁在楚漢之

中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

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

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使楚勝漢

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

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索隱曰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索隱

曰走音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

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

邑正義曰宋州陽山縣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

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徐廣曰三年十二月

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

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廼使人

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

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

收兵至成臯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

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

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
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
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
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
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
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
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
廼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
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
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

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

因大恐陰令人部眾兵候伺旁郡警急張晏曰發有所會布所

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徐廣曰賁音肥○索隱曰

人姓名也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廼厚餽遺從姬飲

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

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

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

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

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一作徵驗淮南王

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

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廼赦貫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于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索隱曰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裂地是對文故知疏卽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筴之計可問上廼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

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

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正義曰荊王劉賈都吳蘇州闔閭城也西取楚正義

曰楚王劉交都徐州下邳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

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

粟索隱曰案太康地計云秦建敖倉於成臯又立庾故亦云敖庾也塞成臯之口勝敗

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正義古歸州來國

重於越身歸長沙正義曰今潭州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

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

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

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

善封薛公千戶

索隱曰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

廼立皇子長爲

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

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

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荆荆王

劉賈走死富陵

正義曰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

盡劫其兵渡淮擊

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

如淳曰地名也。索隱曰案地理志臨淮有徐縣僮縣。正義

曰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爲三軍欲以

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

侯戰其地爲散地

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

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

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

西與上兵遇斬西會

魏

索隱曰上古外反下持瑞反韋昭云斬之鄉名

布兵精

甚上廼壁庸城

鄧展曰地名也

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

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

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

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

徐廣曰表云成王亞吳芮之子也

案晉灼曰芮之孫固或曰是瓜王非哀王也傳誤也使人給布僞與亡誘走越故

信而隨之番陽

索隱曰番陽鄱縣之鄉

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

正義曰英布家在饒州鄱陽縣北百五十二里十三步

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爲淮

南王封賁赫爲期思侯

正義曰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

諸將率多以

功封者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臯陶之
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與之暴也索隱曰拔音白易反疾也項氏之
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
王亦不免於身爲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生患
竟以滅國媚音冒媚亦如也○索隱曰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媚之誅又論衡云妬夫媚婦則媚是妬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爲疑貴赫與其姬妃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妬媚是媚也一云男妬曰媚

索隱述贊曰

九江初筮

當刑而王

旣免徒中

聚盜江上

每雄楚卒

頻破秦將

病爲羽疑

歸受漢杖

貴赫見毀

卒致無妄

史記卷九十一終

史記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

正義曰楚州淮陰縣也

始為布衣時貧

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

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

張晏曰下鄉縣屬淮

陰也○索隱曰案楚漢春秋南昌亭長者主亭之吏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九十二

列傳

炊薦食

張晏曰未起而林薦中食

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

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

韋昭曰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

有一

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

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

曰劉德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

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

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能

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徐廣曰袴一作騰騰股也於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

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

正義曰俛音俯伏蒲北反

一市人皆笑

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

徐廣曰戲一作麾

無所知名項梁敗又為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

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

徐廣曰典客也○索隱曰李奇云楚官名張晏曰司馬也

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

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

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

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

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

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

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

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

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

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

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

人也項王喑噫叱咤千人皆廢

晉灼曰廢不收也○索隱曰喑於鴟反噫烏路

反叱昌栗反咤卓嫁反或作叱喑噫懷怒氣然不能任叱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張晏曰廢偃也

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

嘔索隱曰嘔音吁漢書作媠媠鄧展曰媠媠和好貌

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

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剗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

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
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
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于威彊耳名
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
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
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索隱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
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
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
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
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

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

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

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

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檄二尺書也此云傳檄謂為檄書以責

所伐者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

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正義曰漢上從關北出岐州陳倉縣定

三秦漢二年出關正義曰出函谷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

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

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

漢之敗卻彭城正義曰兵敗散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

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

卽絕河關索隱曰今蒲津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

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

晉索隱曰塞音先得反臨晉縣名在河東之東岸對舊關也信乃益為疑兵漢書音義曰益

張旌旗以疑敵者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甕渡

軍徐廣曰甕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甕以渡韋昭曰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卽此從夏陽木

押罌甕度軍襲安邑臨晉同州東朝邑界夏陽在同州

北渭城界襲安邑正義曰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二里魏王豹驚引兵迎

信信遂虜豹索隱曰劉氏云夏陽舊無船豹不備之而防臨晉耳今安邑被襲故豹遂降也定

魏為河東郡正義曰今安邑縣故城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

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徐廣曰音余駟案李奇曰夏說

代相也。正義曰闕與聚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

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

井陘擊趙索隱曰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穆天子傳云至于陘山之隧升于三道之

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正義

曰井陘故關在并州石文縣陘東十八里卽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

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

血闕與索隱曰喋舊音軟非也案陳湯傳喋血萬里之外也如淳云殺人血流滂沱也韋昭音徒協反

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

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

取草也 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
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
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
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
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
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
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
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
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我伐我不
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

史記卷九十三 列傳 五

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

正義曰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

未至井陘

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

漢書音義曰傳今軍中使發

選輕騎二千

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

如淳曰草音蔽依山自覆蔽

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

赤幟令其裨將傳殮曰今日破趙會食

如淳曰小飯曰殮言破趙後乃

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

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

正義曰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回星

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

正義曰恒州鹿泉縣

建大將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九十三

列傳

五

即六國時 趙壁也 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
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
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
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
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
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
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
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
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
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

素隱曰如淳云効致也晉灼曰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

効數也鄭玄注禮猶呈見也 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
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
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
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
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
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
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
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
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首

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
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
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因固問曰僕委
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
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
臣計未必足用願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
一旦而失之軍敗部下李音曰鄙音身死泚上今將軍
涉西河索隱曰此之西河當馮豨也○正義曰即同州龍門河從夏陽度者虜魏王禽夏
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
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揄衣甘食

索隱曰揄鄒氏音瑜美也漢書作美衣揄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

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
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
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
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
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
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
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

驛兵魏都賦曰肴驛順時劉達曰驛酒也○索隱曰劉氏依劉達作驛酒謂以酒食養兵士也案史記古

釋字皆如此豈亦謂以酒北首燕路正義曰首音射向也而後遣

食驛兵士故字從酉乎

辯士奉咫尺之書

正義曰咫尺八寸言其簡牘或長尺也

暴其所長於燕

正義曰暴釋音僕

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

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

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

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

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

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

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

之宛葉間

正義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

得黥布走入成臯楚又復急

圍之六月漢王出成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

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

卽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

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備守趙地拜

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

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

信引

兵東未渡平原

正義曰懷州有平原津

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

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

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

酈生一士伏軾

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

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

餘城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

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

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徐廣

曰濟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亨之而走

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

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

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

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

信夾雜水陳

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曰雜音維地理志雜水出琅

邪箕縣東北至昌都入海徐所引蓋據水經與此小不同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

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

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在濮州東南九十里

一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

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

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
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
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
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
徐廣曰四年二月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肝貽人
武涉往說齊王信張華曰武涉墓在肝貽城東十五里曰天下共苦秦久
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
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
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
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

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
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
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
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
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
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釋
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
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
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
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

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
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
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
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
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
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
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背韓
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桀連號一
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燦至風起當此之時
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

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

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

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

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

張晏曰折劬敗滎陽傷成臯張晏曰於成臯傷也遂走

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

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

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

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

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

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

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虛

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正義曰鄉音向齊國在東故曰西向也爲

百姓請命正義曰止楚漢之戰關士卒亡故云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

孰敢不聽割大弱疆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

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

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

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

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

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

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

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

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鱣陳

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

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足異

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

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

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

張鱣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

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威名而身死亡野獸已

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

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

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

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夫萬乘之

權守儋石之祿者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罌爲儋石如今受鮐魚石罌不過蘇林曰齊人名小罌爲儋石耳一說一儋與一斛之餘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

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

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

不若蜂蠆之致螫正義音適騏驥之踟躕彼廣曰踟一作躑也不如駕

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

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索隱曰鄒氏吟音巨蔭反又音琴

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

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

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

已詳狂為巫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

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佯狂也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

將兵會該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徐廣曰以齊

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

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冢在泗口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

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袴

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

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

離昧家在伊廬徐廣曰東海駒縣有伊廬鄉駟案韋昭曰今中廬縣素與信善項

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

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

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

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

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

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

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我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

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

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
 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
 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
 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
 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
 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
 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
 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
 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
 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

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

徐廣曰表云為

趙相國將

真守代也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

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
 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
 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
 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
 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
 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
 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
 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

索隱曰案晉灼曰楚漢春秋云

謝公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悼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 信囚欲殺之舍人

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

與蕭相國謀詐舍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

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

斬之長樂鍾室正義曰長樂宮懸鍾之室信方斬之曰吾悔不聽蒯

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

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

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

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

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

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

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

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

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

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

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

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

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

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

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

君臣一體

自古所難

相國深薦

策拜登壇

沉沙決水

拔幟傳殮

與漢漢重

歸楚楚安

三分不議

偽遊可嘆

史記卷九十二終

史記卷九十三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漢太史令

龍門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

裴軍河東

裴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

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

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錦等奉

韓王信者

徐廣曰云信都。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初為韓司徒後訛云申

徒因誤以為韓王名耳

故韓襄王孽孫也

索隱曰何休注公羊

以為孽賤子猶

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

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

君成爲韓王

徐廣曰二年六月也

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

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

正義曰河南縣也

使張良

以韓司徒降下韓故地得信以爲韓將將其兵從沛公

入武關沛公立爲漢王韓信從入漢中廼說漢王曰項

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

人歧而望歸及其鋒東嚮

索隱曰歧音企起踵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鋒

可

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廼許信爲韓王先拜信爲韓

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

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爲列侯

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駟案漢書曰封爲侯

侯○索隱曰地理志穰縣屬南陽

及聞漢遣韓信略韓地廼令故項籍

游吳時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漢二年韓信略定韓

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

廼立韓信爲韓王

徐廣曰二年十一月

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

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

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

五年春遂與剖符爲韓王王穎川明年春

徐廣曰卽五年之二月駟

案漢書曰六年春

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

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廼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

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

李奇曰被音被馬也

匈奴數入晉

陽正義曰并州去塞遠請治馬邑

正義曰朔州

上許之信乃徙治

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索隱曰冒頓音墨信數使使胡

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

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

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正義曰銅鞮潞州縣斬其將王喜信亡

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曼丘臣王黃等立

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

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

正義曰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大破之追至

于離石正義曰石州縣後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正義曰鴈門郡樓煩

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

聞冒頓居代上谷正義曰今媯州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

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正義曰朔州定襄縣是也上出白登服虔曰白

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索隱曰姚氏案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

猶有壘壁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闕氏正義闕氏音燕氏音支單

闕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

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天大霧漢使

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曰胡者全兵漢書音義

曰言唯弓矛無雜杖也請令疆弩傳兩矢外嚮索隱曰徐行出圍

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

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

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林曰代地也。正義曰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

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奇也。索隱曰應劭曰柴武鄧

展云柴奇晉灼云奇武之子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

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

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

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

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

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

也夫種蠱無一罪身死亡。文穎曰大夫種范彖也今僕有三罪於

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憤於吳也今僕亡

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

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

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頽當城。漢書音義曰縣名韋昭曰在匈奴地

生子因名曰頽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

年頽當及嬰率其眾降漢漢封頽當為弓高侯。地理志河間有

弓高縣也。索隱曰漢書功臣表屬滎陵。正縣曰滄州縣。嬰為襄城侯。索隱曰案

名功臣表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徐廣曰壯傳子至

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元朔四年不敬國

除頽當孽孫韓嫣。索隱曰音偃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

再封數稱將軍卒為案道侯子代。徐廣曰名長君歲餘坐法死

後歲餘說孫會徐廣曰長君之子也。索隱曰案博物志字季君也。拜為龍頰侯

續說後索隱曰頰五格及又作頰音洛龍頰縣名正義曰史記表衛青傳及漢書表云韓說元朔五年

從大將軍有功封龍頰侯以酎金坐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按道侯征和二年孫子會復封為龍頰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說孫會紹封龍頰侯漢表是也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

愛如淳曰親謂父也。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

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

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衣

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

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

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

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安

故咸陽也正義曰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漢五年冬以破

項籍迺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曰共

敖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

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為羣臣缺望索隱曰缺望猶怨望也。

也及虜臧荼迺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

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

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

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九十三

列傳 五

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卽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寤迺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

今久亡

晉灼曰使陳豨久亡畔

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

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

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
高祖崩盧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
綰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
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
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
孫他之正義曰他徒何反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為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也

封為亞谷侯徐廣曰亞一作惡也。正義曰漢表在河內。

陳豨者宛胸人也正義曰宛胸曹州縣也太史公云豨梁人按宛胸六國時屬梁不知

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

城還迺封豨為列侯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宛胸至霸上為

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荼封豨為豈夏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

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

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

客下正義曰言屈已禮之不以富貴自尊大豨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

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

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

客通使王黃曷丘臣所正義曰二人韓王信將及高祖七年七月

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

立為大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誑誤

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

守邯鄲知其無能爲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
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
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爲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
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
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
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
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
兵魏武帝奏事曰令邊有小警輒露檄挿羽非羽檄之
意也駟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挿檄書謂之羽檄取其
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者今惟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
封四人以尉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

黃曷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

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

正義曰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正義曰博州縣

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

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

命東垣爲真定王黃曷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

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

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恒爲代王徐廣曰十都中都

正義曰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

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正義曰蔚州是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一索隱述贊曰

韓襄遺孽

始從漢中

剖符南面

徙邑北通

顏當歸國

龍頰有功

盧綰親愛

羣臣莫同

舊燕是王

東胡計窮

史記卷九十三終

史記卷九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田儋者狄人也

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狄故縣城故齊

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

索隱曰儋子市從弟榮榮子廣榮弟橫各通為王榮并王三齊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

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

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僖見狄

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

之建國僖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

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僖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

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僖將

兵救魏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僖

於臨濟下僖弟田榮收僖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僖

死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間為

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

之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

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

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末救趙因留不敢歸

田榮乃立田僖子市為齊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田橫為

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

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

廼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

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螻螿手則斬手

螿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應劭曰螿一名虺螿人

則致死。索隱曰螿音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

手足戚也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足憂何故不殺且秦

也。瓚曰於楚趙非手足之親

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齟齬猶

齟音蟻齧音紇齧側齒齧也。正義曰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荆平王墓一云墳墓

言死也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

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

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

而立侯王也廼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

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

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

羽項羽立田安為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

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

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

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

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

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廼亡就國田榮怒追

擊殺齊王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廼自

立為齊王盡并三齊之地索隱曰田市王膠東田項王

聞之大怒廼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徐廣曰三

正義曰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

原德州也屠之徐廣曰立故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

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徐廣曰假走楚楚殺之。而

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

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廼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

邑徐廣曰四月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

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

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

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

至廼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

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人臨淄齊王廣

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徐廣曰高

一作假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

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

破殺龍且徐廣曰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

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

橫之軍於贏下晉灼曰泰山贏縣也。正義曰故贏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田橫

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

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

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正義曰千乘故城在濰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韓信

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徐廣曰二月也漢因而立之後歲餘

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梁王田橫懼誅而

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韋昭曰海中山曰島。正義曰按海州東

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

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迺使使赦田橫罪

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

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

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卽至人馬

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

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

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四馬下足爲乘傳未至三十

里至尸鄉廐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橫謝使者曰人

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

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

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

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

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

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

客奉其頭正義曰奉音捧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

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

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

正義曰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注云薤

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

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爲二曲

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

萬曆二十六年刊

俗呼爲挽歌 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

韓信田橫蒯通者善爲長短說索隱曰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

亦名曰短長書是也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

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

哉

索隱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歎畫人不知畫此也

索隱述贊曰

秦項之際

天下交兵

六國樹黨

自置豪英

田儋殞寇

立市相榮

楚封王假

齊破鄒生

兄弟更王

海島傳聲

史記卷九十四終

史記卷九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士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實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正義曰舞陽在許州葉縣東十里以屠狗為事

與高祖俱隱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

為舍人從攻胡陵方與正義曰房還守豐擊泗水監豐

下索隱曰案監者秦時御史監郡也豐下豐縣之下也○正義曰泗水郡名破之復東定沛

破泗水守薛西索隱曰謂破其守於薛縣之西也與司馬尼戰碭東張晏

曰秦司馬○正義曰秦將章邯司馬尼又碭宋州縣也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

大夫文穎曰郎官大夫也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

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穎曰即公大夫爵第七復常

從從攻城陽徐廣曰年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也先登下戶牖正義

曰戶牖汴州東陳留縣東北九十一里東昏故城是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

間爵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比也如淳曰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比也如淳曰

子賞文侯以上間爵○索隱曰張晏云得徑上間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如淳引呂氏春秋證上間音中間之

間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正義曰曹州縣郤敵斬首十四級

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索隱曰秦亳湯所都

今河南偃師有湯亳是○正義曰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里河間守軍於扛里正義

曰地名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正義曰汴州縣北以郤敵先登

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

楊熊軍於曲遇索隱曰音黼顯邑名也○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恭反鄭州中牟縣有曲遇聚

攻宛陵索隱曰地理志屬河南○正義曰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二十八里先登斬

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

圭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為號也又有功則賜封列侯

侯駟案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璜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也○索隱曰小顏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

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從攻長社轅轅正義曰許州理縣也轅轅在緱氏縣東南三十里絕河津正義

曰古平陰津在河南東攻秦軍於尸南正義曰在偃師南攻秦

萬曆二十六年刊

軍於犇正義曰在汝州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

先登西至鄴正義曰鄴音擲在鄧州以郤敵斬首二十

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璣曰增封也○索隱曰

張晏臣瓚義亦近是如淳非也小顏以為重封者兼二號蓋為得也攻武關至霸上斬都

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

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

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亞父謀欲

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

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

盾入到營營衛止噲會直撞入立帳下徐廣曰一本作帷下瞋目而視

皆皆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

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

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

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

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

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

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

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犇入

營請讓項羽沛公事幾殆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

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正義曰桂陽臨武縣遷為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九十五 項羽傳

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徐廣曰隴西有西縣

白水在武都駟案如淳曰皆地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將名○索隱曰案西謂隴

西之西縣白水水名出武都經西縣東南流言曾擊西縣之丞在白水之北耳徐廣等說皆非也○正義曰括

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州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從攻曲水縣西南會經孫山下

雍棨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棨音胎○索隱曰案雍即扶風雍昌縣棨音台即后

稷所封今之武功故棨城是章平即章邯子也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

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軍騎壞東

正義曰壞鄉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里卻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正義曰岐州縣

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

治華陰灌北也至櫟陽正義曰雍州縣賜食邑杜之樊鄉索隱曰案杜陵有樊鄉

秦記曰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千午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樊鄉即樊川也從攻項籍屠棗

棗索隱曰晉灼云檢地理志無棗棗功臣表則有棗侯清河有棗棗城小顏以為攻項籍屠棗棗合在河

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今案續漢書郡國志在濟陰宛附也○正義曰按其時項羽未度河北冀州信都縣東北

五十里棗棗非矣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正義

曰兗州縣在州東南六十二里魯兗州曲阜縣瑕丘兗州縣薛在徐州滕縣界項羽敗漢王於

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正義

曰平陰故城在濟陽東北五里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

祖擊項籍下陽夏正義曰夏音假虜楚周將軍卒四千

人圍項籍於陳正義曰陳州大康縣大破之屠胡陵正義曰在兗州南項籍

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

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

信定楚正義曰徐州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

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

信於代自霍人以往地理志云霍人晉邑也霍人當作後

志云後人故城在至雲中正義曰雲中郡縣皆朔州善

代州繁峙縣界也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

城是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曷

丘臣軍徐廣曰曷一作穽字戰襄國正義曰邢州城破柏人正義曰邢州縣先登

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張晏曰殘有所毀也殲

東垣遷為左丞相破得綦母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正義

曰在蔚州飛狐縣北七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

軍於參合正義曰在朔州定襄縣界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

谷正義曰谷音欲蓋在代斬將軍趙旣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

將王黃將軍太僕解福正義曰姓名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

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

丞相抵薊南素隱曰抵訓至云抵者丞相之名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

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

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

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以下

至三百石寸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生子伉故

其北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

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正義曰宮中小門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願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縮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卽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卽軍中斬噲陳平畏曰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

惠六年樊噲卒諡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

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

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媵屬索隱曰媵音眷因誅伉舞陽侯中

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

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諡為荒侯子他廣代侯

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

不能為人正義曰言不能行人道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

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

奪侯為庶人國除索隱曰案漢書平帝元始二年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曲周侯正義曰故城在洛州酈商者高陽人索隱曰酈音歷高陽

聚名屬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沛公略

地至陳留六月餘西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歧從攻

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

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漢書音義曰漢

中甸陽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

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正義曰上郡

正義曰破雍將軍烏氏索隱曰烏音於然友周類軍栒

邑索隱曰栒邑在幽州地蘇駟軍於泥陽徐廣曰駟一

曰北地縣名賜食邑武成六千戶正義曰縣在華州以

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關

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

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

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徐廣曰在燕趙之界先

登陷陣破荼軍易下正義易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

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正義曰號曰

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正義曰因攻代受趙相國印

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

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

太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

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索隱曰拒音巨鄒氏引

左傳有左拒右拒徐云

一作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小顏以為攻其陷兩陳

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

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

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

時商病不治文穎曰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索隱曰鄼寄字也鄼氏本作兄亦音

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

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鄼商令其

子況給呂祿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

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諡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

鄼況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推呂祿以安社稷

謹存君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

城十月不能下得俞侯樂布俞音舒自平齊來乃下趙城

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

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更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

他子堅封為繆侯徐廣曰繆者更封邑名諡曰靖也漢書無諡續

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

立徐廣曰世一作也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正義曰汝陰即今陽城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每送

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

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

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為吏傷人其罪重也告故不傷嬰嬰

曰律有故乞鞫高祖自告不傷人○索隱曰案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鞠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鞠者許之也

嬰證之後獄覆索隱曰案韋昭曰高帝自言不傷嬰證之是獄辭翻覆也嬰坐高

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

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正義曰上

為于偽反使所吏反又曰謂父老開城門迎高祖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

以為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

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

東攻濟陽下戶牖破季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

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

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

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

人得印一匱索隱曰案說文云匱匣也謂得其時自相部署之印因復常奉車從

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

曰今也駟案鄧展曰今沛郡公丘漢書曰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正義曰滕即公丘故城是在徐州滕縣

西南十五里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葢陽索隱曰芷音止地名

今霸陵也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

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

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

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

蹶兩兒欲棄之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服虔曰高

帝欲斬之故嬰圍樹走也而向樹也○應邵曰古者皆立乘嬰恐墜小兒各置一面雍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

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漢王怒行欲斬

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

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一作沂○索隱曰蓋鄉名也漢書作沂楚無其

縣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

索隱曰縣名也地理志屬太原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

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

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索隱曰地理志武泉屬雲中○正義曰二

縣在朔州善陽縣界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

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

闕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

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索隱曰地理志屬汝南復以太僕

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

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以太過奪邑者以賜之

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陣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

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

以太僕事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

下邑之間也正義曰宋州碭山縣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

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

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
代邸與大臣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諡為

文侯

索隱曰案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

至東都門外馬不行培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二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子夷

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
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公人御婢姦罪自殺國
除

穎陰侯灌嬰者睢陽取繒是也

正美我曰今陳州南穎縣西北十三里穎陰故城

是也高祖之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幸邯鄲敗殺項梁而沛
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

軍於扛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

戰疾力

服虔曰疾攻之

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

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陽城東遂

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

號昌文君

索隱曰亦稱宣陵君皆非爵士加美號耳

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

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

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

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

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

索隱曰謂食杜縣之平鄉

復以

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

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秦將降為公今反

從擊破之攻下黃正義曰故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西收兵軍於滎

陽楚騎來眾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者皆推故秦

騎士重泉人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李必駱

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索隱曰必甲二人名也姚氏案漢紀桓帝延熙

三年追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為晉陽關內侯也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

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傳之如淳

日傳音附猶言隨從者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嬰為中大夫

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

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滎武至襄邑

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

各一人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徐廣曰柘

屬陳。索隱曰案武柘縣令也。正義曰柘屬淮陽國按滑州昨城本南燕國也所將卒斬樓

煩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為樓煩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張晏曰樓

煩胡名連尹一人張晏曰大夫楚官。索隱曰案左傳莫敖連尹宮廐尹是擊王武別

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

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

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

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

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

奮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

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

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索隱

日留縣令稱公旋其名高密縣名在北海漢書作假密

假密地名不知所在未知孰是耳。正義曰留縣在沛

郡公卒斬龍且文穎曰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

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

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

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僅取慮徐索隱

音秋慮音問取又音越僅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書

徐是二縣取慮是一縣名項羽使項聲

音義曰往廣陵以禦敵。正義曰謂從下

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也

薛公郟公復定淮北嬰渡淮北擊破項聲郟公下邳正義

曰郟音談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索隱曰

東海縣平陽在東郡地理志太山有東平陽縣。正義曰南平

陽縣城今兗州鄒縣也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按鄒縣

去徐州滕縣界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鄼蕭

四十餘里也

相攻苦譙正義曰戶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願鄉徐

曰苦縣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

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

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正義

在濠州定遠縣

東南五十五里

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

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

東城歷陽

正義曰和州歷陽縣即今州城是也

渡江破吳郡長吳下

如淳曰雄

長之長也。索隱曰下有郡守此長即令也如淳以為雄長非也

得吳守遂定吳豫章

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為皇帝賜益嬰

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

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穎陰二千五百戶

號曰穎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

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

正義曰縣名在朔州北一百二十里

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

胡白題將一人

服虔曰胡名也

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

破胡騎於砮石

服虔曰砮音沙。索隱曰劉氏音千臥反

至平城為胡所圍

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

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

文穎曰特一之特也

降曲逆盧奴上

曲陽安國安平

正義曰盧奴定州安喜縣是曲陽定州曲陽縣是安平定州女平縣

攻下

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

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

又進破布別將肥誅

徐廣曰一作誅。索隱曰案漢書作肥誅

嬰身生得左

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一

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今嬰食穎陰五千戶除前

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

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

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
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爲將軍軍長安
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爲王者上將軍
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爲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
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呂誅呂氏事正義口風
方鳳反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
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孝
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爲太尉三
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
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

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諡曰
懿侯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
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爲臨汝侯
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
冢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
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
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索隱曰索他廣樊噲之孫後失
封蓋嘗訝大史公序蕭曹樊滕
之功委其則從他廣
而得其事故備也

索隱述贊曰

聖賢影響

雲蒸龍變

屠狗販繒

攻城野戰

扶義西上

受封南面

酈况賣交

舞陽內援

滕灌更王

弈葉繁衍

史記卷九十五



133X
8
25